

话剧《尘埃落定》从首演到上海的巡演,引发了很多感叹与评议。有的盛赞这次改编与舞台呈现尊重与提炼了原著的文学精神与内涵,也有惊叹于这次创演显示且激发出的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创作实力及其艺术担当,也让更多人向往四川西部的草原与村堡,也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与思索。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文艺院团创作的基本导向,无论是中原厚土、岭南田园还是现代都市,都有无数动人的诗篇或传奇,并构成了神州大地从古至今的风云变幻、孕育着伟大精神的史诗叙事。作为地方文艺院团需要的是扎根与发掘本土文化,反映当地人民的世俗生活与精神风貌。

一部来源于本土、扎根于本土的艺术创作将是这个院团甚至整个地区的文化标杆。广西桂林彩调剧团的一部《刘三姐》,让多少人迷恋漓江山水和人文。在戏剧市场最为寂寥的时代,北京人艺的《茶馆》《小井胡同》都没有缺少过观众,始终是优秀的本土文化的代表作。过去,只要上演沪剧《碧落黄泉》和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上海的票房也总是爆满。近年来话剧《长恨歌》已经复排复演多轮依然场场售罄。一部具有本土文化意义的代表作有着高度的文化聚集与传播功能。北京人艺的《天下第一楼》让烤鸭享誉海内外,苏州滑稽剧团多年前的一部《小小得月楼》,也让观前街人潮涌动。去美国纽约一定要看一出百老汇的音乐剧,到奥地利维也纳也必须到金色大厅或国家歌剧院聆听贝多芬或观赏歌剧里的天才莫扎特。

文艺院团打造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代表作有一定难点与痛点。这也是我们必须直面与克服的问题。首先是来自题材与样式的选择——随着演出市场的开放,大多数的国有地方院团会受到两方面的冲击,一是中小型民营剧团及演出公司的“轻、小、快”的作品;二是已经获得巨大演出成功或品牌效应的国外大制作或由国内财力雄厚的演出机构邀请明星名编导制作的大戏。运营一个院团实属不易,演出市场的繁荣与创作的多元化也是大势所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利益的趋势,使得当下很多文艺院团放弃了艺术精品的打造意识和本土题材的挖掘。

其次,本土题材要么意蕴深厚搬演难度高,要么已经被各种艺术样式及剧种呈现过多次“珠玉在前”。例如《尘埃落定》这部小说从问世到获得茅盾文学奖都有20年左右,期间有过很多剧种和电视剧版,但成功者寥寥。应该说,此番话剧《尘埃落定》的改编,采用了恰如其“诗意”与“旷然”的舞台时空,让作者阿来笔下略显遥远的人物与史实变成了距离观众视线只

从扎根本土文化的代表作说起

◆ 石俊

有数米到数十米的“鲜活人物”,并把观众拉进了这个充满魅力与人生感慨的三维空间。因此,在开始思考或决定创作一部将代表本土文化与精神的代表作时,“为什么是这个题材?”“为什么是你这个剧种?”“为什么采用这种演出样式?这样的呈现是否会被接受?”每一个问题都是实际创作中的难点。然而我们既然从文化责任和艺术标杆等方面都理解了创作这类代表作的意义与价值,那么直面这些“难点”与“痛点”并且在战略性上“攻克”与“自我提升”,则是对创作者更大的要求。

再者,艺术代表作提升的同时,也是艺术管理能力与本地艺术人才提升的良机。创作高水平代表作之“难”,也在于寻找高水平创作者之“难”。不可否认,国有文艺院团存在人才流失、凝聚力涣散的状况,培养本单位的编剧与导演有颇多不易,甚至有的地方戏曲院团已将乐队和舞美队都解散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某电视选秀节目让我们知道原来有如此众多与优秀的舞蹈演员,而一部《永不消逝的电波》集合了红色文化与海派本土文化,成功地为我们这座兼具红色使命与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城市作了文化代言。

话剧《白鹿原》在十多年前曾经由国家级的院团集合了一线导演和演员搬演上舞台,当由陕西人艺再次搬演时不是没有质疑之声,“这些陕西娃能演好这样一部跨越五十年的陕西人的心灵史吗?”倒是该原著小说的作者陈忠实大胆得将版权零元授予,“让娃们去演吧。”其实,这是他想把这部作品真正扎根在三秦大地的肺腑之言。

我们之所以希望文艺院团重视对本土文化的开掘,就在于力求避免题材与内容的“浅、薄、显”,应该带着“大情怀、大思考”去关注历史变迁、家国命运。近年来,类似话剧《白鹿原》《尘埃落定》这样的代表性作品在观众口碑和市场营收上的成功,应该让更多院团看到艺术与商业并非对立。我们希望院团能关注本土文化、展现当地人民的内在生活与外部巨变,但是在艺术创作观念上,要展现新颖的审美趣味。

抛弃浮躁与急功近利,忘记奖杯而打造属于自己的口碑;不要纠缠在思想、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平衡;不怕打磨与沉淀,让艺术的种子扎根在本土文化的沃土之中,终会萌发出艺术的新绿与繁花。

打造一部扎根于本土的代表作是文艺院团和创作者的文化责任,更是历史使命,担负这样的责任需要我们的全神关注和倾情灌注,也是我们对历史与当下的深情回顾,更是我们对时代与人民的共鸣与召唤。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少年的你,超级的我

◆ 南妮

电影《超级的我》在情感线路上,仍然沿袭《风平浪静》大女主救赎男主角的风格。女主角是同一人:宋佳。《风平浪静》中的潘晓霜,暗恋过中学同学宋浩,在即将爱情无望的年纪,遇上了逃亡途中的宋浩,由重逢发展为圆梦。

对于大银幕来说,如果要在长相平凡的男主和漂亮的女主角之间建立浪漫,似乎非得要动用“少年的你”这张王牌。这也容易使观众产生认可与共情。谁没有纯真的少年时光与心中偶像?那个同桌的你,那个唱歌的她,那个全班瞩目的学霸,那个运动场上全校瞩目的偶像……不管你今后踏上社会如何成就,成为富翁,或者成为平民,心中的少年之梦是永远也泯灭不了的。这也是上苍赋予人性可以永保一块纯真之地的神奇礼物。

张欣的小说《为爱结婚》里,成了亿万富翁的男主角,知道他中学暗恋过的女同学因哥哥生恶疾,一家陷入贫困与绝望之后,出资巨款帮助那个女同学,但条件是女同学必须抛弃她现有的男朋友而嫁给他。富翁兑现少年梦的野心与欲望是可以理解的,可惜不够彻底。做得彻底的,应该是:钱拿出来,人可以不要。

手机上传过一个段子:一位老太太因病快要临终了,家里人问她有什么心愿。老太太说:一、见一见初恋情人。二、到饭店吃一顿好的。家人告知她只能二选一,老太太便再选:到饭店吃一顿好的。老太太终究还是个明白人。梦的美,在于梦的永不实现。

美丽的宋佳承载着“校园初恋”的人设,这一回在新片《超级的我》中,编导似乎是连名字都懒得给她起了,就叫“花儿”,也太潦草了,也太象征了。“你以为我等到现在,是等一辆豪车,还是等一座豪宅?”“像你这样的,我一年要拒绝掉仨!”——这一回,男主角也是一个落魄之人,因写不出东西而患失眠病的编剧。花儿曾经是他暗恋的校园歌手。尽管宋佳也有几句过得去的台词,但是,相较于《风平浪静》中她的精彩表演,不禁感叹:已经到了A,怎么又回到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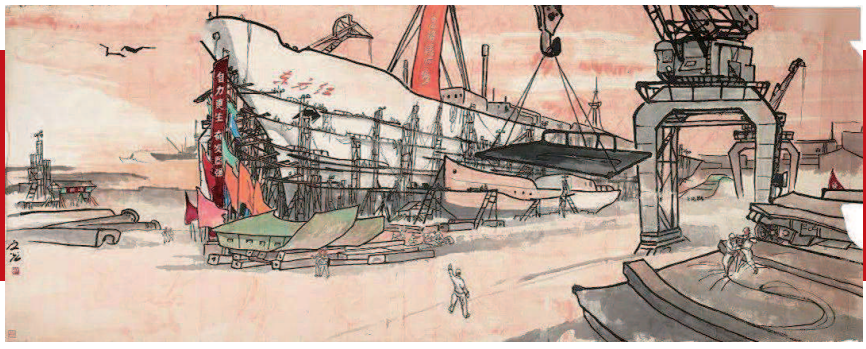
如果要开设一个像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为爱情建立的“纯真博物馆”,那群众贡献的素材,其别致其有趣其质地,会大大超越编剧们有限的想象与俗气的套路。

就像《超级的我》的电影主旨一样,超级的我是不存在的。都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只有当意志与情感完全无我无私之时,可能超级的我才存在着。电影《少年的你》里易烊千玺饰演的底层少年小北,为替同病相怜的底层少女陈念掩饰杀人罪名,让她正常参加高考,甘愿制造假象,承担杀人罪名。“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这是将少年之间珍贵单纯的情感演绎到极致了。自毁,以强大的悲剧力量,与成人世界的世故做着抵抗。这与张欣小说中,以金钱买初恋的富翁正成强烈的对比。

是的,钱能够买来的东西都是不稀罕的。少年情,是钱不能买到的,因此,它也是成人世界最后的净土。

如何将轮船、起重机融于传统国画中?

◆ 徐佳和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理解传统的维度,不同维度下理解艺术和创作聚焦的对象也不尽相同。许多传统中国画家在1949年之后上海建设的热潮中,努力把传统笔墨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相结合,成就了中国画的新表现主题。

正在上海中国画院进行的《申江水暖——上海中国画院藏社会主义建设主题作品展》中,会发现朱梅邨、陆俨少、谢之光、贺天健、应野平等等在当时颇有知名度的画家都做过改革探索 and 尝试,从而确立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美术的新视觉符号,成为20世纪50至60年代主题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如何将工厂、起重机等新兴现代工业符号融于传统国画之中?《上海港》是画师陆俨少1966年创作的作品,画面中大型货轮停靠在繁忙的上海港码头上,车流穿梭不息地运输货物,轮船烟囱蒸腾出的烟气飘入云,远处黄浦江畔鳞次栉比的外滩建筑在云水之间若隐若现。钢铁货轮、城市楼房、马路汽车的线性结构和朦胧缥缈的烟气、云水形成了对比。画师抓住了这一生动的瞬间,用画笔记录下了港口繁忙的景象。朱梅邨的《抢修炉子快出钢》《和火箭比速度》以及张雪父的《为钢而战》同为考察上钢一厂时所创作,与创作传统山水不同,尤其在色彩运用上,钢铁厂极具代表性的红色分外突出,表现了工人热火朝天大炼钢铁的场面,时代特色非常鲜明。

以传统笔墨表现当代生活及建筑的题材也是传统笔墨在这个时期的大胆尝试。1959年,朱梅邨写生采风时,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外滩、南

京路、人民公园的变化为主题创作了《上海图书馆与博物馆》。画面描绘的是位于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原址。笔墨平淡天真,一派安然祥和的景象,画面前景右侧,湖畔有一排杨柳,杨柳周围是些许游人,中景处有一长亭,里面热热闹闹,长亭后面是原上海图书馆及远处的建筑,朱梅邨将当时的上海图书馆建筑的外观刻画的尤为仔细,远处的建筑则在云气间若有若无,这种虚化的处理将画面拓延得更加渺远,前景及中景的细致刻画和远处的简略表现形成对比,表现手法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国画写生技术,笔画间也蕴含了对社会主义城市新面貌的热爱。

以画月份牌扬名的谢之光,所画的《东方红号客船》结合了中国山水与西方风景画,他将描绘重点放在客船、起重机及其周围的船只上,以线条为主,采用粗细均匀的线条勾勒船只、机器设备细节,并用赭石、石膏、石绿、花青等色淡淡晕染,客船上挂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红色条幅,客船下彩旗飘扬。

人民建设新中国、创造新生活的热情感染和鼓舞着画家们,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丰富着中国画创作题材和创作手法。画家们对传统中国绘画融入现代符号的艺术探索,也表达出他们对那个时代的关注与思考。在纸上,他们把当时上海建设的场景一一展现,用画传统山水人物的笔墨记录时代,体现的则是昂扬向上的精神。对艺术不断探索改革的勇气。这些创作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画佳作是画家们的倾力之作,也成为了美术史上一个瞩目的音符。